

人世間

地瓜沉浮

刘美花

一

每当街头巷尾飘来烤地瓜的甜香味儿,我总会驻足买上几块烤地瓜,暖意透过纸袋,却熨不平心底那丝属于泥土的艰涩回忆。香甜的烤地瓜,瞬间将我拽回童年,那些堆满炕洞、垒成矮墙,沾着泥土的粗粝块根。那时地瓜也不是珍馐,却产量高,是果腹之物,自然成了大集体的首选。小麦之类的精粮产量少,贵得很,分到各家少得可怜,年节才能尝些滋味。

分地瓜的日子,在深秋。夕阳在山,生产队那口钟“当当当”的声响敲沸了山村。那时我九岁,弟妹尚小,最小的弟弟走路还蹒跚。父亲是村医,有些声望,常去外村出诊,或被县里调去给各村各户的人打防疫针,往往一去就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于是,队里秋季去牙山搂草、去修堤,乃至搬运地瓜的重担便沉沉压在了母亲、大妹、三妹和我肩上。

地瓜按户分堆,刨在哪儿就堆在哪儿,队长领人分成一堆堆,用纸条写上名字,再用地瓜压上,等各家自己搬运。记得有一次,堆在村南陡峭的山坡地里,像一座座暗红的小丘。我家那堆不算最大,但由于父亲外出,对于我们几个妇孺已是难以承受之重。别人家有壮劳力,推着大号独轮车,在陡坡上健步如飞,三五趟便运个精光。我家也有独轮车,父亲不在,无人能驾驭。于是,母亲在前头,扁担勒进肩膀,挑着两筐沉甸甸的地瓜。我在后头和大妹抬一大篓,脚步踉跄如醉汉。大弟和三妹抬一小篓,走得吃力。小妹提个小篓领着跌跌撞撞的小弟,捡拾滚落的瓜块。

“走稳当些,莫颠散了架!当心脚下!”母亲不住回头叮嘱,额上密密的汗珠在夕阳里闪着细碎的光。夕阳拉长我们的影子。别人家炊烟早已袅袅升起,饭菜的香气在空气里飘荡,馋得我们直咽口水。山坡上,只剩我家那小半堆地瓜,孤零零地躺着。母亲的腰弯成一张拉到极限的弓,扁担不堪重负地呻吟。我和妹妹们的肩膀红肿,胳膊麻木,只凭本能,一步一挪向前捱。“妈,歇歇吧……”望着母亲苍白的脸、湿透的衣裳和干裂的嘴唇,我忍不住小声哀求。

“再运两趟……天擦黑就看不见道了。”母亲上气不接下气,草草用湿透的袖子抹把脸,又弯下腰去装筐。那单薄的背影,在苍茫暮色里显得格外小。

二

当母亲把最后一担地瓜颤巍巍挑进家门,一弯冷月已爬上光秃的树梢。两个弟弟和小妹蜷在炕角,饿着睡着。昏黄的煤油灯下,豆大的火苗跳跃,映着母亲疲惫不堪却专注的脸。我们饿过劲,也累得没了食欲,立刻开始分拣:皮光溜没伤疤的,是过冬的宝贝,仔细存进炕洞;有疤有裂、个头小的,则被切成薄片。“这个存炕洞,这个明儿切了晒。”母亲的手指飞快翻捡,动作熟稔。我笨拙地学着,总也分不清好坏,母亲不厌其烦地指点,默默将我分错的再拣一遍。“妈妈,费这劲干啥?都晒成干多省事。”我揉着酸痛

的肩膀问。“傻孩子,”母亲头也不抬,声音倦怠,“鲜地瓜熬粥,甜软暖胃;晒干了硬邦邦蒸着吃,滋味差。全晒干,一个冬天光啃它会烧心,咋行?况且,切干、晾晒、捡拾、搬运,哪一样省事?”分拣完毕,我和大妹下炕洞弯腰摆放,母亲和三妹不停往洞里传递装满地瓜的篓子。直到炕洞塞满,我俩才爬出来。剩下的地瓜在里屋土炕上垒起一道暗红的矮墙。从此我便对着地瓜墙睡觉。有时地瓜在炕上悄悄腐烂,那气味渗入被褥,我却浑然不觉,竟也习惯。母亲进来拿地瓜时会说:“傻孩子,坏了也不吱声?”我答:“没闻出来。”真应了那句:“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

三

第二天,鱼肚白刚露,母亲就把我们摇醒。切地瓜干不容易,厚了难晒透,薄了一碰就碎,不小心还会伤了手。母亲手起刀落,“嚓嚓嚓”几下,地瓜便成了厚薄均匀的月牙片。我学了好久,切出来的依然厚薄不均。“不打紧,厚点的多晒两天。”母亲的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去西面坡上大石头那儿,把灰扫干净铺瓜片,还有地堰石缝可塞,我已放了瓜片在占位。”村里晒地瓜片的好地方不多,谁先占着是谁的。为抢块向阳位置,母亲常被披星戴月去守着,见别人家收走,便立刻放上自家的占着,这是约定。

我和妹妹们赶紧往山里搬运地瓜片,挑的挑、抬的抬、提的提。到了地方,一片片摆好。累也不敢停,想着母亲待会儿要来检查,盼着早点干完吃饭。可活总也干不完——母亲切完地瓜片,又挑着一担送来。我们的肚子咕咕叫,啃几口生地瓜片充饥,继续咬牙干。终于干完,飞奔回家揭开锅:满满一锅地瓜是我们的早饭,几个芋头是小弟的特餐。那时地瓜是绝对的主角,偶有玉米片片,已是难得。吃得久了,看见地瓜就倒胃口。母亲说:“孩子们,能吃饱饭就知足吧!我们小时候,饿死人的事常有。”那时我总当她吓唬人,直到后来读书,尤其看了《温故1942》,才知那并非虚言。

秋风干燥凛冽,吹上三四天,饱满的瓜片便蜷缩成灰白硬脆的薄片。收地瓜干的活计又开始,一片片捡起,装好,运回家。农家总有干不完的活,单是地瓜的搬运收藏,就如此磨人。

忽然,阴云骤聚,我刚拢好辛苦装满的一筐地瓜干,豆大的雨点便砸下。我蹲在雨里,眼睁睁看着那些宝贝瞬间被雨水泡胀变形,无助和委屈猛地涌上,眼泪混着冰冷的雨水往下淌。母亲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冲过来,二话不说脱下她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衣,紧紧盖在筐上,一把拉起泥水里的我往家跑。“哭啥?瓜片贱,糟蹋不怕!湿了,天晴再晒就是!”母亲的声音异常清晰坚定。话虽如此,若老天不开眼,连阴几天,地瓜干便会长出麻子,甚至长毛,只好将坏的煮熟喂牲口。

四

冬日的清晨,寒风刺骨。我揣着几片冻硬的地瓜干去上学,就着风雪咬一口,得在嘴里含上半天,才能将它

暖软。同学们的布兜里也大抵如此。偶有谁掏出一块金黄的玉米饼子,立刻引来一片直勾勾的目光。课间,我们缩在背风的墙根下,一边费力啃着地瓜干,一边呵着白气闲聊。嘴里呼出的雾,转眼被北风吹散,冰凉的地瓜干越嚼越硬。

“听我妈说,过年留了点白面!”一个同学压低声音,神秘兮兮。“真的?那能包饺子不?”大家立刻像闻腥的小猫,呼啦围上去。“不知道哩,我妈就提了这么一嘴……”那“白面”的消息,像一粒火种,点燃了我们接下来几天所有的念想。每天放学冲回家,第一句便是:“妈!今年过年真有白面吗?”母亲总是支吾着,眼神飘忽:“……兴许……能有吧。”我知家里有点白面,怕过年时早已吃完。姥姥住家里时,母亲偶尔烙一小张白面饼给她。姥姥总会悄悄掰一小块塞给我。那滋味回味无穷。我嘴上说着“姥姥吃吧”,嘴巴却诚实地总一口吞下。

除夕夜,那点金贵的白面在母亲手下变成二十几个玲珑的饺子,馅是萝卜丝拌了点骨头渣。它们在滚水里翻腾,像一只只小银元宝。我们六个孩子十二只眼睛,眼巴巴地离不开锅台,灶膛的火光映着小脸。父亲破例允许每人先尝一个,剩下的须待庄重的祭祖之后。

我捧着那小小的、烫手的饺子,小心翼翼地咬开薄皮。滚烫的萝卜馅混着油香烫得我直呵气,但那滋味,却是记忆里从未有过的丰盈与满足,仿佛整个贫瘠的冬天都在这一口里融化。两个弟弟狼吞虎咽,转眼囫囵吞下自己那份,眼巴巴望着我手里剩下的半个。“慢点,别烫着。”父亲说,默默把自己碗里那个完整的饺子,拨给了眼巴巴的弟弟,妈妈碗里的白面饺子也给了弟弟吃,父母都只吃了地瓜面饺子。

如今回想,那大概是我一生中吃过最美味、最难忘的饺子。后来日子好了,白面寻常,饺子馅料丰盛,山珍海味尝过,却再也寻不回当年那口萝卜丝骨头馅带来的、直击灵魂的震颤。

五

岁月流转,地瓜渐从每家餐桌退居二线,后来竟成稀罕的“改善生活”之物。母亲晚年住县城,牙口不好,反倒念起地瓜粥的绵软清甜。我每次回去,总不忘带些新品种——紫薯、蜜薯,烤出来甜得流油。“现在的地瓜甜又糯,比咱那时强得多。”母亲眯着眼,细细咀嚼一小块焦香的地瓜,皱纹里漾开笑意。“妈,那时候的地瓜不甜吗?”我忍不住问。“甜啊,咋不甜?”母亲摇摇头,眼神飘向远处,仿佛穿透时光,“就是吃得太多,顿顿是它,吃得胃里反酸水。那时候啊,要有现在这白面大米管够的日子,谁还稀罕它。”听妈妈的话,此时我的胃似乎在反酸水。

那些与地瓜深深纠缠的岁月,那些挑担子在山路上蹒跚前行的身影,那些晾晒的辛劳,那些揣着硬地瓜干、踩着厚霜上学的清晨,都像烙印身上,流淌进血里。地瓜还是地瓜。变的,是时光,是世道,更是我们这些被地瓜喂养过、让地瓜深深烙印过的人心。世上的万事万物,又何尝不随时间和时代而变?



诗歌港

一粒种子

苏惠芝

这是一粒种子
任凭狂风带往何处
幸而落入陡岩峭壁的缝隙
受雨的关爱、光的助力
用柔软的嫩根,吸取日月的精华
在漫长的岁月中
在四季的轮回中
挺直了胸膛,脱颖而出
直到变得巍峨耸立,万人敬仰
这是粒种子
任凭大风吹往何处
也许落到深山老林
在雨水的蜜语轻唤中
你破土而出,在遮天蔽日的树木中
却从未因自己的弱小而寂寥惆怅
用欢乐吟唱心中的歌
将绿荫撑托起悠悠理想
这是粒种子
任凭春风带往何处
撒播在广袤大地,绿色家园
都是赖以生存的地方
不管是肥沃的良田
还是贫瘠的土地
只要有风的细语
雨的沁心阳光的抚慰
就会穿越四季,茁壮成长
用饱满的彩笔
画出秋天美好的宿愿

半个桃子

杨晓奕

中年漏风的墙不停呼啸
连太阳都是不停制造霜雪的眼睛
我躲避的世界失去了伞面
拥抱的姿势已经成为海底的化石
你那个手掌越来越绵软
穿过月光的万物
放在掌心的掌心
水嫩的桃子也难逃氧化
那时候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白发的人间会越来越苍老
你的蓝布衣越洗越白
白到没有剩下一丝纤维
万物都能融化
唯有山河和月亮凝固了千万年
知道我名字的人都来呼喊我
唯有你唤的是我的乳名